

李炜 著

无比的黑暗

人是什么？理性动物？政治动物？

也许只是动物——甚至动物都不如。

也许只是一堆原子组织，

等着碰撞另一堆原子组织，

撞出通常称作“电子”的火花。



文匯出版社



无比的黑暗

(显然是一部爱情小说)

李 炜 著

张定绮 于 是 译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比的黑暗/李炜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
2013. 5

ISBN 978-7-5496-0870-6

I. ①无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爱情—通俗读物 IV.
①C913.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65622 号

无比的黑暗

作 者 / 李 炜
翻 译 / 张定绮 于 是

责任编辑 / 石 榭
封面装帧 / 王 翔

出版发行 / 文匯出版社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排 版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刷装订 / 常熟市大宏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/ 2013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字 数 / 140 千
印 张 / 6

ISBN 978-7-5496-0870-6
定 价/ 20.00 元

人是什么？
理性动物？
政治动物？
也许只是动物——
甚至动物都不如。
也许只是
一堆原子组织，
等着碰撞
另一堆原子组织，
撞出通常称作
“电子”
的火花，
偶尔也互相键合，
顷刻又离散，
不牢，不久。
唯在死后他们才能
以半永恒的
方式结合，
骨灰经受雨水
打磨，混合
成烂泥，
变成黏在鞋底上的
那种恶心
玩意儿。

•

找对象。

即使是“对”的对象，也不至于太难吧？

年轻时约瑟夫确实这么认为。两性关系，不过是最简单的科学罢了。

男人，女人：两种最基本的原料。放在一起，只要条件合适，就该产生“化学反应”。也就是说，互相吸引。

然后这个男人，这个女人，就会开始装模作样，希望自己在对方眼中显得比实际上要好。他们会傻里傻气地相对微笑，又慌忙移开视线，好像真的那么羞涩、那么纯真。一切都为了让这些小动作能够早晚生效——“早”当然比“晚”要好——让“化学反应”进一步发展成“物理反应”。

•

还在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，约瑟夫甚至坚信，“男人+女人”这则运算的结果必然是两具发热而开始运行——或先运行才发热——的身体。

但无论哪个先，哪个后，因为有“摩擦定律”和“加速度定律”的存在，这种机械运动持续不了多久，早晚要嬗变成新学科——最好晚点，但通常都嫌早。这回是从“物理学”换到“生物学”。

换言之，一门专门研究新细胞生成的学科。

这可不再是令人淫想联翩的话题了。事实上，没有比“生殖”及“物种延续”更神圣不可侵犯的课题——神圣得足以让十几个肥啷

啾的天使从天而降,用那种罍丸尚未降到阴囊的噪音高声合唱。

•

或许还是先等等比较保险。毕竟,这一幕普天欢喜的场景真要发生,必须先走完一整套进程;前戏必须顺利无碍,才有庆功宴可开。

然而,在现实生活中,却有十万个、二十万个小细节随时可能出错,且不说交配过程本身,一开始的求偶阶段就问题重重。妨碍一个人找到正确交配对象的因素多如牛毛,光是遇见那个适合你的人,就已经像海底捞针,简直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•

假设你有个好管闲事的同事出面,安排你和一个她觉得适合你的人见面?

就算有人这样帮你走捷径,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因为她必须经历一连串事件,才有机会认识你和你的“天作之合”,而这些事件本身也充满了失误的可能性。

比方说:她没进入你那家公司,成为你的同事。她在学校选读了别的科系。她出生在不同的国家,不同的世纪。甚至,这世上根本没这个人,因为她的父母错失姻缘,不曾相遇。

诸如此类的阴错阳差可以没完没了地列下去。就算这么做了,也只是爬梳问题的表层而已,因为我们针对的只是一个人,没有全盘考量,没有把所有牵涉到你找对象的人物都计算在内。

事实上,哪怕只是电梯里的一次邂逅,对精确度的要求也不亚

于发射卫星，都需要无数个细节配合得天衣无缝，每一个时间点都掌控得毫厘不差。

就连一向把“叹为观止”视为肤浅的我，偶尔也会被一些巧合惊得眼珠发直、口角流津、动弹不得。

•

所谓“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”？

听起来确实挺有章法的。但这年头谁还有时间、有耐心修行？更何况，不可能之事，你再怎么祈祷打坐，还是不会发生的。

•

然而，每一天，每一刻，总有一大堆事情在发生。如果你有时间事后推敲，为什么某件事会发展成它后来的样子，你只会越来越糊涂：一件表面上简单的事竟然如此迂回曲折，而且不管怎么困难、怎么不合逻辑，该遇见的人有时候真的会遇见，一起“做研究”——化学、物理、生物，一门又一门的无聊科目。

偶尔还有人胆大妄为，鲁莽地冲往毫不相干的领域，在法律学的直辖下，用婚姻契约把自己和对方捆绑在一起，名义上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为止。

你说说看，还有比这更匪夷所思的事情吗？

•

如果从统计学的角度看，相遇真的要比登天还难，又怎么会有

那么多人找到对象，乃至结婚生子？

思考良久，我只能说：这种事之所以可能，是因为大多数人并不是你我会称之为“聪明”的那一型。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却总是在做些什么。老实说，这些人就算啥也不干，也不值得信赖，因为他们连无所事事都做不好。可想而知，这种人替自己找到的，是什么样的伴侣。

难怪世上的婚姻问题涌现不止，离婚率也与日俱增。

或许我们该取消所有天使的合唱。

到底有啥好庆祝的？

这世上只有痛苦——人们自找的，以及我带来的。

•

苦中求乐——这我完全能理解。

生殖器官的需求我也能领会。

但这两者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人类会有经久不衰的配对需求。

你会以为他们老早就明白了，这些自称为“智人”（*Homo sapiens*）的家伙，绝不是这世上最合群的生物。作为个体，他们没完没了地竞争斗争；作为社会，他们老是以族群、阶级、社群为单位，无止境地内耗内讧；作为国家，他们经常拿飞弹核子弹互相威吓威胁；作为物种，他们又有条不紊地灭杀灭绝地球上所有其他物种。

所以他们凭什么认为，只要成双捉对，就能办到他们所发明的任何其他组合方式都办不到的，亦即让他们身心平静，灵体无缺，幸福快乐地步入垂暮之年？

但他们偏这样想，以至于人人都痴心妄想地找配对，哪怕一夜也好。

你说说看，还有比这更不可理喻的事情吗？

•

其实，我一直想告诉你的这个玛丽亚，她也赞同我的观点。

“有什么好说的？”她三十刚出头时，在笔记本里写道，“要么结婚，要么单身。非此即彼，就这么简单。”

虽然削足适履、杀头便冠地把人区分成两种类别，完全不合情理，这跟把现代思潮分成“分析哲学”和“欧陆哲学”两大类的那种逻辑一样荒谬。除了以上两者，显然还有其他类型的哲学，就如同除了婚姻与单身，还有多种生活方式可供选择。

问题是，这种窠臼一旦成了世俗认证的真理，又该怎么套用在我自己身上？圆凿方枘，套得上吗？

倘若命中注定我非“落槽”不可，我又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“榫眼”呢？

光是用这样的比喻，或许代表我已经“认”了。因为我不再强调自己的“偏爱”，不再去迎合自己的“欲求”。

一个人迟早会发现，这两个词汇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多大用途。生活中并没有多少真正的“个人抉择”，大多数决定都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：社会法规的决定，风俗传统沿袭而成的决定，因为先前的决定而衍生的决定。

大多数情形下，稀少的“个人决定”已缩减到只能选择要不要接受既成事实的摆布，乖乖依照眼下的分配与安排过完

一生。要是她不愿接受，那个人只能遗世独立。要不然——难道还有别的选择？比方说？

孤高叛逆？

为什么光看到这样的字眼，我就想撇嘴？

是谁说自满是衰老或成功过度的表征？如果“非此即彼”的逻辑至少能应用于这种情况，那我一定是未老先衰了，因为我绝对还没有到达事业的巅峰。

•

如果我的玛丽亚真的活到老都没有遇到让她毕生难忘的人，当然也不会有故事可讲。

至于成功与叛逆，有一天也会出现。这都要感谢她即将认识的约瑟夫。

•

名义上，撮合他们的是一对夫妻。说得精确一点，妻子跟玛丽亚念的是同一所高中，丈夫在一所大学任教，而约瑟夫参加过这所大学举办的一场诗歌研讨会。

所以我们的男女主角必须感恩，他们俩各自交到了这两名朋友。他们还需要庆幸，这两名朋友有朝一日会相遇，而且厮守久到对彼此厌倦，有多余的心思可以分给外人，甚至想到要把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凑成一对。

“你觉得会成吗？”第一次提出这主意时，妻子问起丈夫。

“不成又怎样？”丈夫回嘴道。

不成的话可糟了！

但我啥也没说。干吗破坏自己的计划呢？

•

虽然我费了不少功夫安排前期工作，那天的约会还是差点儿失败。约瑟夫第一眼看到玛丽亚时，并没有在心里对他的朋友大谢三声，就连场地都不入他的法眼。充沛得过分的光线从高高的窗户照进来，空气中的游尘都显得一清二楚。

这家餐厅实在太像一个……太像一个……

约瑟夫摆了半天他写作时常用的苦瓜脸，才想到“诊所”这个词。

“要喝点什么吗？”服务员问道。

约瑟夫挥了挥手，连句话都懒得说，虽然他来得太早只能怪他自己。

一只手搭着额头，遮挡刺眼的阳光，他无精打采地开始浏览菜单。乳白色的纸张，老派的版面设计，自以为高雅的草体字，没有一样引起他的兴趣。他丢下菜单，心情变得更恶劣。

•

我可以趁他等候的时刻描绘一下他的容貌，但又有啥好说的？

他有两只眼睛，一个鼻子？

他身体的高度大于宽度？

在我看来，男人都长得一模一样，就连脑袋瓜里装的东西也大同小异，总绕着金钱、权力、地位这几样东西打转。

以及性。

当然还有性。

要是不把性当作头等大事，日思夜梦，肯定不能称之为“男人”。

如果硬要说这家伙跟其他男人比起来有那么一丁点不同，无非就是：此时此刻，他比那些三天排不出便的男人看起来还要不爽。

•

现在要换场地也太迟了，但要改善现场气氛还是办得到的。

首先，减少一点攻占约瑟夫眼睛的阳光。

这么做的同时，我顺手打开了一两扇窗户，放进来几缕秋季的凉风。

他马上觉得舒服多了，呼吸渐渐舒缓，紧皱的眉头也松弛了下来。

挺有意思的，人。如此微不足道的事竟然就能左右他们的情绪。

于是，当那名服务员带客人走过来时，约瑟夫已不再是满面怒容了。

•

“你应该是史蒂芬的朋友。”玛丽亚道。

“你应该是艾玛的朋友。”约瑟夫道。

他特意模仿她的句式，但话还没说完就失去了兴致。

“气质非常好”——史蒂芬曾在电话里这么形容玛丽亚。约瑟

夫脑海里马上浮现了一批他年轻时迷恋的影星。现在他只得承认想像与现实的差距。

•

接下来的场面，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。

一个不断地想，这是他最后一次听信史蒂芬的判断了。另一个则一直偷看表，想知道艾玛迟到这么久究竟是何居心。

其实，打从一开始玛丽亚就有点怀疑她朋友的企图，说什么好久不见，非要她来吃这顿饭。此外，艾玛还想介绍一个人给她认识。

玛丽亚一听到陌生人，立刻提高了警觉。

“只是史蒂芬的一个朋友而已，”艾玛解释道，“别担心，不会坑害你的。”

现在玛丽亚到了餐厅，应该对真相一目了然了吧。她一定认为艾玛在多管闲事，怕老处女的生活会令她日益憔悴。

这念头——或类似的念头——让玛丽亚攥起眉头。她不自觉地摇起头来，好像想要甩掉所有不开心的想法。

然后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发生了。

忽然间，在约瑟夫眼里，坐在他面前跟他大眼瞪小眼的这个女人看起来不再无趣了。

•

于是他们聊了起来。虽不至于交浅言深，也足以让他注意到她能言善道，同时还让她对他轻微的口音产生了好奇。

至少，我觉得玛丽亚有点好奇。我只能凭我的直觉判断。如果说约瑟夫在我面前就像一本摊开的书，我可以随意浏览，看完就扔到一旁，那么玛丽亚更像一本塑胶膜护封的书，我只能看看封面，但读不到内容。

这当然只让我对她更加垂涎三尺。

•

“原来你们一见如故啊！”史蒂芬人未到声先到。

“别理他。”艾玛紧跟在老公身后说道。

两个男人握了握手，两个女人拥抱了一下。

艾玛为迟到道歉，抱怨堵车。但我很清楚他们晚到是因为先去了趟书店。

“你们等很久了吗？”艾玛问道。

“等得人都老了，”约瑟夫答道，“不过你——还是一样年轻动人。”

史蒂芬顿时觉得颜面有光。虽然老早不再注意自己的老婆，他倒是很乐意别的男人不吝美词。

“我想我们都知道，”他用完全不必要的大嗓门道，“诗——所有的诗——都是谎言。咱们的约瑟夫文采风流，诗情写意，当然也就更会撒谎。”

见到玛丽亚略有困惑的表情，史蒂芬马上问道：“可别跟我说，他谦虚得没告诉你他是名诗人？”

“事实上，我们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容我为你介绍赫赫有名的约瑟夫·柯尔凡！”

大家都朝向他。

赫赫有名的约瑟夫·柯尔凡“呃”了一声，又咳了一声，才想起说“幸会”。

“俗话说，人不可貌相，”史蒂芬道，“单看约瑟夫的长相——”
艾玛在桌子底下踢了老公一脚。

史蒂芬皱着眉头，坚持把话说完：“——你怎么也想不到，他竟然有工程学的博士学位。”

这下子，轮到约瑟夫皱眉了。他一直把自己的理工学位当作见不得人的秘密。

艾玛毫不知情，误把他的不悦当作羞怯，试着替他开脱，她转向玛丽亚：“约瑟夫可不装腔作势。你知道那种诗人，自以为高明，写出来的东西根本没人看得懂。”

玛丽亚客气地点了点头。

说几句俏皮话呀！我悄声提醒约瑟夫。

“呃。”他道。

呃你个头！我戳他的肋骨。

他扭起身来，有点像一条消化不良的蚯蚓。

“我，呃，写的东西是没人要看的那种。”他道。

史蒂芬哈哈大笑。“悲观主义者！”他兴奋地转向他老婆，“我怎么跟你说的？他们是不是绝配？因为”——他又转回头看约瑟夫——“坐在你眼前的玛丽亚——”

听到自己的名字，玛丽亚的身体自动往后靠，好像迫切需要离桌子远一点。

“——或者我该说‘林德伯格教授’，”史蒂芬一边说一边凑近约瑟夫，“她研究的正好是悲观主义。你知道她博士论文写的是谁？”

约瑟夫客气地摇了摇头。

“叔本华(Arthur Schopenhauer)！”

事实上，谈叔本华的文章只是一篇书评，但玛丽亚显然觉得没必要纠正史蒂芬。

“那是几百年前的事了。”她只说。

“没那么久吧！”艾玛道，“你把我也一起说老了。”

约瑟夫再一次用饶有兴趣的眼光看着玛丽亚。“原来你是个哲学家。”

“只不过教教书，没事胡思乱想一番而已。”

“别听她的，”史蒂芬又来打岔，“你知道她才几岁？”

“史蒂芬！”艾玛再一次踢老公的脚。

“年纪轻轻的，”史蒂芬改口说道，“我们这位林德伯格教授就拿到了终身职。”

他看着约瑟夫，满脸没必要的笑容。

我看得出来，其实这家伙是在掩饰对玛丽亚的嫉妒。

“可想而知，”他继续道，“她有多……”

•

我摇起头来。此刻不出手，更待何时？但该怎么处理才好呢？

让这家伙突发癫痫？未免有点小题大做。

直接昏倒？又有点违反常理。

既然他这么嫉妒……

他的手机突然响起。

“不好意思。”史蒂芬说着，心情愉快地拿起电话。只听了几句，兴奋的神色便一扫而空。

“怎么了？”艾玛见他放下手机，马上问道。

她的老公好像没听见。

“亲爱的？”

他慢慢转向她。“他们，嗯——”

他咽下一大口口水，又把两根手指塞进高领毛衣的领口，拉下领子，深吸一口气。

“亲爱的？”艾玛把餐巾放回桌面，推开椅子。

“他们，嗯——”

他转向玛丽亚，努力装出微笑。

“——刚决定不给我终身职。”

•

好一会儿，谁都不知该说什么，直到玛丽亚说了一句其他人想破头也没想到的话。

“可是今天是星期天，系里面……”

她顿了一下，看了一眼史蒂芬，又看一眼艾玛，不确定该不该说下去。

“他们刚决定不给我终身职。”史蒂芬用平板的语气又说了一遍。

约瑟夫清了清喉咙。“有时候……”他开口道，但看到艾玛的表情便决定及时刹车。浮词虚语还是自己留着好。

“怎么办……怎么办？”史蒂芬对着桌面自言自语。

他的右眼开始抽搐。他伸手去拿水，却把杯子打翻了。想把杯子扶正，却又把手机碰落到地上。

约瑟夫和玛丽亚手忙脚乱地用餐巾擦拭桌面，艾玛则快步走到史蒂芬身后，开始替他按摩肩膀。

“这件事我们待会儿再讨论，”她说，“一定有办法的。”

“他们刚决定不给我终身职。”史蒂芬像鹦鹉一样又重复了一遍。